



归根翁

安徽合肥 戴健

1922年10月1日,杨振宁生于合肥四古巷内家宅第五进东房,时在怀宁(今安庆)一所中学教书的家主杨武之闻讯赶回,给爱子按辈分取名“振宁”。

1944年夏,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研究生院毕业,在等待出国的日子里,他到联大附中兼课挣点钱贴补家用,聊尽长子之责。时陕西米脂人氏杜聿明、曹秀清的千金杜致礼就在他班上。戏剧性的是,5年后他们居然在纽约附近一个小镇上唯一的中餐馆里不期而遇。异国他乡,他们开始“date”(约会),距离逐渐靠近,感情迅速升温。同年8月他们举行了婚礼。

1951年7月,时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的父亲杨武之收到杨振宁拍来的儿子已在美国平安出世的电报,请爷爷给长孙起个名字。斟酌再三的杨武之破例不按辈分,复电给长孙命名“光诺”。

1956年夏,杨振宁、李政道提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宇称并不守恒”理论,1957年初为旅美华裔科学家吴健雄和她的团队实验证明,石破天惊,轰动世界。杨振宁、李政道因此获得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杨振宁获诺贝尔奖前,父亲杨武之哪里想到,他起名并属望于将来能光耀于诺贝尔奖的遗(wèi)孙之愿,仅仅过了6年便由儿子提前实现了呢!

杨武之18岁从省立二中(今合肥一中)考入北京高师(今北师大),毕业后回母校任教,1923年又考取省官费留美,获得斯坦福大学数学学士和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与博士学位。

1957年7月,杨武之到日内瓦和分别十多年的儿子晤面,也第一次见到儿媳和孙儿。6岁的小光诺每天向爸爸报告他观察到的爷爷酒精灯、血糖仪颜色的变化,祖孙三代其乐融融。作为经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著名数学家,杨武之以感同身受给儿子、儿媳题词:“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上款“致礼振宁留念”,下款“1957八月九日父字”。那是长辈满满的期望,洋溢着家国情。

1997年7月1日晨,杨振宁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看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上升,“想到父亲如果能目睹这历史性的、象征民族复兴的仪式,一定比我还要激动”,父亲虽已于1973年去世,“他却完全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躬逢这一天的历史性的盛典。否则他恐怕会改吟陆游的名句吧:国耻尽雪欢庆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和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都是皖籍清华教授,两家毗邻。杨振宁和邓稼先自小生活在清华园,从中学到大学到赴美留学,均先后同学,又都学物理。若干年后,他们都成为科坛巨星。学生时代“杨大头”和“邓老憨”的友情,绵延了半个多世纪。

1971年7月,杨振宁作为第一个从美国访问大陆的著名科学家,到北京后提交一份希望会面的故友名单,第一个便是邓稼先。随后相见交谈中,当杨振宁察觉邓稼先参与了原子弹的试制,且中国研制核武器没有任何外国人介入时,“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他为稼先自豪,更为祖国自豪。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撰文缅怀,这篇悼文出现在各个版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

晚年杨振宁选择定居清华,担任清华高等研究中心(现高等研究院)名誉主任。他把居室命名为“归根居”,赋诗“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他这个“归根翁”要给学生子当“指路松”。

盛世中华,国泰民安。从来没有哪个时代,令国人如今天这般扬眉吐气,昂首挺胸。当年杨武之勉励杨振宁,应感国恩宏;新时代的我们,欣逢国庆,当感国恩宏!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名人馆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在风中

安徽合肥 苏天真

我和磊相识充满传奇色彩,但我至今依然坚信,沉沉夜幕中的相遇不是巧合,而是命中注定。我们相识于三十年前,在他始终平静如水的表情里,跌宕人生消失无形,我每每体味流离时光背后,他那不着一言的隐士之风散发而来的大气象,得其沾灌既久,性情里随之多了些天高云淡。

磊作为镇团委书记,很认真,话不多,身体瘦削,像个革命者。他说他刚毕业分配来这儿工作才三个月,口才不错,目光炯炯,非常渴望真理。他总是默默地做了许多事情,从善如流,努力说出自己的看法、困惑。他很谦虚,低调,像革命者一样朴素。磊身上有一股火焰,总是以青春就是一种精神动力,一种骄傲的形而上的纯洁,且飘然出世。时隔多年,我终于相信,岁月如此平白,磊是我干涸河道里的汪洋大海,寄身于梦让理想变得无比郑重。

如果将时间之中所有的身影定格在胶片上,再快速播放,如果确能如此,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何尝不是境由心生。我和磊在一起的时光,以及根源,我一直试图与之扩展,而非如一株冬天的树,叶子落尽,枝条裸在清冷的青空,失去声息。然而多数与他的联系越来越少,并非刻意,而是顺其自然。

他停薪留职,接任镇轮窑厂厂长,他不止一次让人看到空中激情四射,那驰骋疆场的天马,挣脱紧束的缰绳,扑腾着翅膀,凌空飞翔,奔向更高更强的目标。他坚信自己是一位伟大的骑士。

多少个夜晚,他点亮床头灯火,翻开笔记本,凭着记忆记录着产量、能耗、产值、净利润等。他将分级管理、联产责任制、目标考核之类的管理学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他用预售砖瓦来回笼资金,巧妙而精准地把资金投入扩大到规模和再生产中去,比如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劳动成本等,时而你觉得他有石破天惊之举,时而沉湎于失败

的沮丧与打击之中,时而激动万分,神情疲惫而亢奋,他不是冒险之人,但他敢于凤凰涅槃。慧心巧思,构思谋划策略,夜晚是无声的,可响亮的攻略却常常脱口而出,磊常常在静思冥想中丢失自己。机器24小时连轴转,轮窑车间从未断火。褐色砖坯一垄垄满地垄满沟,砖坯的世界,一望无垠。磊每天精神抖擞,志得意满。

烧窑的火热像是只有夏天。这里是欢快的劳作的地方,黑黑的煤燃起来,风呼呼地从烟囱里鼓劲地吹,许多层层叠叠的砖,它们像是要在窑里飞舞起来一般。这个沉寂已久的乡办企业,它最辉煌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磊终于兑现了完成目标的承诺。那一天阳光灿烂原野锦绣,磊带来了红绸缎包裹的嘉奖令,他的眼睛湿润了。

奖杯锃亮,闪着光。一尊烟囱在山谷间高高耸立着,竖立的镇轮窑厂斗大的字闪着金光。磊胸怀锦绣,口吐珠玑,他一直有浓重的英雄情结。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给这座小镇的名气带来越来越多的荣耀和功业,而一般人却看他如望星空,但他有自知之明,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夹缝中,孑然于这个世界,英雄的路走得并不顺,心比天高,命运的脚步却沾满泥土。

十年逝水,滔滔东流,他离开了挚爱的企业,那个打破铁轿椅的放言也成了一个美好的“传说”。一次在矾山镇参加朋友聚会,灯光迷离,人头攒动。他闲庭信步,推开门出现在我面前,看上去身子瘦弱,眼神飘然世外,看着你,又忽视你。和他交往越深,总能感知满满的元气,有君子性,且引而不发。似乎给人一种力量,精神为之爽利。

我想,这世上,总有一些人,遗世而独立。不是因为越看清这个世界而藏匿于岁月深处,无由言表。恰恰相反,它让我更加遵奉耕耘与收获的质朴关系,在官场之外,磊的气象与寄托我至今不能领略。也许是:平静的沉默。我发现他将更有勇气扼住命运的咽喉,让生活之花开到荼靡。

百味·自然

悬铃木

安徽合肥 张时卫

法梧听起来很浪漫,其实它的学名叫悬铃木。现在且不管它的起源何时,或是叫了法国梧桐树?其如何称呼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直对它心存好感。近来常去二十楼梅的办公室,临窗能看见不远处亳州路上的法梧郁郁葱葱,于是聊起法梧的四季变幻……

春看柔叶爆蕾、夏看遮蔽炙热骄阳、秋赏黄绿斑斓、冬观玉树琼枝,亳州路的法梧一派勃勃生机。三伏天,法梧肆意生发,毫无保留,叶如蒲扇,绿得不讲道理,层层叠叠、密密匝匝,饱满丰腴,接连连枝,势如绿拱。走近它们根根挺枝茁壮,高处有三层楼那么高。道路两边枝生的如孪生屏风,遮天蔽日,厚实沉稳,车行此时,凉意习习,行至远处,没于绿海,只闻车声,不见车影了。随着审视的目光,在这并不宽阔的街道上,一直延伸至亳州路桥与环城路。

众人皆知宋庆龄喜欢法梧,蒋介石为她在南京城里种满了法国梧桐,至今南京主干道上还留存了很多法梧。不像合肥因城市改造,留存下来的法梧已不多见,芜湖路尚存一些,剩下的也就属亳州路这条3.8公里的法梧了……特别喜欢法梧树皮的斑驳,有层次与质感,常常有事没事拿着单反,拍摄它们斑驳脱落的机理以及四季的变化。夏雨时如何摇动着它那宽展的树冠,雷雨时又是如何撞击在那棱角分明的树叶上,想象它们所承受的一切霜熬火炼,秋天落叶缤纷时露出的天空,像满天繁星悬浮。没有季节赋予它们一缕花香,它们却独立着自在生长。没人追究它们怎样竭尽所能地往上生长。有阳光的地方才值得活,有自由的地方才有生机。可它们只是在自己的地盘上伸展向上,向着阳光,向着自由。它们给你遮风挡雨,承载天空下的酷日严霜,却从不挡你的道路。可谓“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法梧,虽不是梧,也不是桐,却美过梧,俊过桐。

夏季,每当雨后行走在亳州路的梧桐树下,你会闻到法梧与泥土混合的一种淡淡清香,这是个意外的发现。你会感觉树木的生命,也是有它自身的密码。生命有轮回,意外有因果。无偿即有偿,意外即常情。它缘于个体的体验与认知,有谁能说清楚“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呢?

法梧——不管你看懂或没看懂,都是一种让人膜拜的植物,仅它的独立性这一点就很了不起,因为独立是人间求之不得的大境界。此外树木冬枯春生,在初花朗月中,在酷烈冬夏里循环成长,在不同的历练中有着不同的美,十年树人,百年树木。法梧被称为最美的行道树,绝不虚此名。撇开它那绿荫婆娑降温去暑的外表,单就它的挺直粗壮的树干,如伞状的树叶遮阴避雨,为城市降噪、吸尘就值得去写意、去抒怀。

